

在
现场

□ 吴翼民

江南多雨,似乎从春天一直会落到冬天,尤其是黄梅开始,历夏抵秋,这雨儿总是三天两头地下,明明上午艳阳高照,很是湿热,到了午后天空就滚滚涌起了乌云,风是先驱,吹过一阵,继而雨就哗啦啦浇泼下来。这时,老一辈人会赞叹一声:“幸好寮檐循落管和撑水闷装得结实,要不然啊,雨水灌进来,屋里要开河哩。”

寮檐循落管和撑水闷是江南老式房屋的排水挡雨设施,充分体现了从前匠作的高超智慧。寮檐就是屋檐,是屋面上最低的一线。老式房屋都呈斜面,像道士的帽子,盖着密密的望砖、有序铺着瓦片,瓦片阴面和阳面契合形成瓦楞,雨水便顺着瓦楞流淌,汇聚到寮檐,寮檐处铺排着白铁皮制作的循落管子,雨水

寮檐水

就顺着循落管子一直流淌到地面上的阴沟,排泄个酣畅。除此,大多数人家还在门窗上头配套装有斜面的撑水闷,阻挡了雨水的飘入。这两重排水挡雨装置确保了雨天室内的干燥干净。此外,撑水闷还有遮阳棚的作用,阻隔了大太阳的热喧,像一把阳伞,雨天挡雨、晴天遮阳,在夏秋季节好生讨人喜欢。

家家户户装了寮檐循落管和撑水闷,非但度雨季不用发愁,还生发出许多情趣。一如女孩儿有了小花伞和新雨鞋就盼着天天落雨一样,我孩提时也盼望下雨的日子。且说大夏天吧,热得无处躲藏,就愣愣地望着天空,希望飘来一片片的云朵,最好是呼啦啦卷起大堆大堆的乌云,而后就突兀下起一场大雨。这当儿我们孩子就会冲到大街上,赤膊将背心甩向天空,任凭风吹雨打,欢呼道:“冷雨笃背心,越笃越开心——”家长们便趋前来拎起孩子的耳朵呵斥:“冷雨笃背心,笃了要丧命。”一直拎着耳朵把孩子拖进屋里,继而就说:“冷雨伤人,不如在屋里看着雨打屋檐,听听这动听的雨声。”起初我不明白雨声有什么动听,慢慢地就听出些味道了。那雨啊,一阵阵,打在白铁皮制作的循落管子和撑水闷上,声音竟是那么的清

脆,犹如戏台的鼓点和镲声,时起时落。雨水在循落管子里流淌,哗哗地流到地面上,汇聚到阴沟,很有气势啊。

一度我们家屋檐上的循落管子有些破裂了,雨水就溢出管子,顺着寮檐流到天井,形成一道雨帘,激起飞溅的水珠。若雨骤然而歇,斜阳投来,天井里竟然会闪现一道小小的彩虹,煞是好看。父亲说:“要不请个匠人师傅来把循落管子修补一下吧?”祖母笑道:“哎呀呀,巴不得循落管子开眼呢,这样,就可以接到天上落下的甘露呢。”为了承接“甘露”,父亲特意请人把屋面清理了一下,除去瓦楞草和枯叶雀粪之类。这下可好啦,逢上下雨,雨水从较为干净的瓦楞流淌下来,一部分由循落管子流到地面的阴沟,一部分从管子的破洞处流出,流到天井上承接的盆桶,不多时就承接满了一桶。祖母说,天落水是最干净的水,可以用来沏茶和烧饭煮菜,也可以用来洗涮物事呢。譬如夏季,承接到的寮檐水,正好让火烫的日头晒上一晒,用来洗澡,连煮水的柴火也省下啦,并且用这样的水洗澡,可以哑了痱子和疖子。

于是在祖母的安排下,我们家的天井里寮檐下时常摆放着几只承接寮檐水的铅桶,在太阳的投射下清波荡漾。

□ 孙卫星

“立秋”已过,饭后散步,晚风拂面,很是轻松。我掏出手机给老家的堂兄多多打个电话,欲问他伏天里过得咋样。

刚一接通,电话那头便传来“吭哧吭哧”的大喘气,我问他天色已晚怎么还在干农活?他笑了,“退休了还忙啥农活呢?我正在圩堤上快步走,也学你们城里人减肥呢!”

老家地处苏南水乡,虽说山清水秀,以前却涝灾不断,长江一发洪水,老家必定破圩而水漫村庄。堂兄小名“多多”,他大我一岁,初中没念完就下地挣工分了,一年忙到头勉强糊口,遇上灾年还得向生产队透支度日。在那个荒唐年代,村口大喇叭里整天喊着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,种田人日子过得是寅吃卯粮。后来,多多又成了“超生游击队员”,连生两个女娃,渴望再添一个儿子,东躲西藏生下了儿子、被罚了款、拆了房,一家人灰头土脸的,一言难尽。

农村深化改革的春风拂来,堂兄一家扬眉吐气了,他把责任田里的庄稼伺候得如同亲儿子一般,连年丰收让他家甩掉了透支户的帽子。读过几年书的多多脑筋活、点子多,既放水养鱼又挖塘养蟹,起早贪黑忙个不停。他喂养的螃蟹个个都有半斤重,凭借着“固城湖蟹”的名声特别抢手。大女儿成了经济开发区的业务主管,小儿子进了外企当了技工,多多又如愿抱上了大胖孙子……如今我与他通电话,电话那头总是乐呵呵的,再也听不到他长吁短叹了。

阳春三月时,我欲回老家踏青,堂兄喜出望外,提前翻出了干净被褥,抱到暖阳下连晒三天,就盼着我回去。本来我不想叨扰他们,打算就近找个宾馆住几天,不料多多拉长了脸,“你别小看我这农家小院,客厅里有空调,卧室里有电视,洗衣机、抽水马桶、热水淋浴器都齐全,上网还有5G宽带,这网速让你追剧一点都不卡。你要是去住宾馆,你就是‘门缝里看人’——把我看扁了!”

我拗不过堂兄,就在他家住下了。他家餐厅宽敞明亮,厨房里用上了电饭煲、液化气灶,点火炒菜时特地打开了抽油烟机,与城里居民没啥两样。多多亲自掌勺,煨了鸡,炖了鱼,煎了蛋,炒了虾,餐桌上有荤有素。开吃时,他递上了公筷公勺,说现在乡下也时兴文明用餐呢。老哥俩边吃边聊很是尽兴,他说现在农民也有了劳保与医保,每月养老金按时打到银行卡上,再加上自留地里种些蔬菜、喂鸡生蛋,如今吃喝不愁了。他抿几口小酒,微醺的双颊上笑咪咪的。

晚餐后,他拉着我去运河边“透透气”。漫步在圩堤上,不时遇见乡亲们成群结队地快步走,堂兄笑着介绍:“这是我上海伯伯的儿子,退了休回老家来玩几天。”乡亲们都热情地邀请我上他们家喝茶吃饭,说完又朝着运河船闸方向快步疾走……目睹此景,令人感慨:往昔,种田人从早到晚都是“汗滴禾下土”,收工后腰酸背疼的,哪有精力去跑步?如今,健身锻炼成了村里人的必修课,傍晚小跑也成了运河边的风景线……这些变化让我眼睛一亮:年近古稀的多多年轻了许多,他和乡亲们一同朝着小康一路小跑!

堂
兄忆
往昔

□ 杨建明

那天,我在某购物平台下单了几盒挂耳咖啡。黄昏时分,手机里提示包裹已送达,我开门确认却空无一物。给快递员打电话,对方问了我的地址,肯定地说:“送到你家门口了。”

迟到的感谢

我说自己一直在家,肯定没收到,他便说查一下。一会儿,他来电回复,仍然坚持已把包裹放在我家门口,还说:“我现在很忙,体谅一下我好吗。”“这算什么话?”我的火气上来了,“难道我要讹你?没收到就是没收到。要不然我打电话给你们公司客服。”短暂沉默之后,他没好气地说:“今天就算我倒霉,我赔你就是了。”不一会儿,小哥将我购买咖啡的120元,通过支付宝转了过来。

当晚,同一楼层西室的陈阿姨提着包裹来问我:“这是你家的吧,放在我家门口了。”我接过一看,果然是我的网购咖啡。想到如今送快递也不容易,我赶紧打电话给小哥,他只是“嗯嗯”地应付着。我将小哥的赔款如数退了回去,他也没说声谢谢,只冷冷地说:“收到了呀,要我怎样?有些事挺复杂的,不便多说,我现正忙着呢。”说完就挂了电话。

几天后,西室陈阿姨的东西又被错送到了我家,我拿起包裹就放回了她家门口。不一会儿,熟悉的声音又从电话里响起,正是前几天送错快递的那位小哥。他焦急地问:“大叔,你家门口有快递吗?”“你怎么总出错?”我忍不住地问他。小哥恳求我把包裹放到西室门口,我回说已经放过去啦,他一改往常态度,连说:“谢谢!谢谢!”

晚饭后,我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,是那位小哥发来的:“大叔,真是对不起不住您了,前几天收到您的退款,也没说声谢谢。因我之前曾被人欺骗过,所以遇事第一反应,就是不信任对方。今天您给我上了一课。大叔,我从心底里感谢您。”



荷花

(中国画)
唐子农作

不打烊的茶馆

□ 宓重行

初建微信群时,并未料到它会成为我生活中如此精彩的一部分。那时不过是三五旧友,因着某个由头,便随手拉了个群,群名也取得随便,就唤作“老友小聚”。后来这习惯却蔓延开来了:我又陆续建了读书群、电影群、徒步群、美食群……每个群都像是一间新开的铺子,我会站在门口吆喝,熟识的、半生不熟的、全然陌生的,都一视同仁地被邀请进来。他们有的略作踌躇,有的欣然加入,也有的如避瘟疫般逃开。好在我的好友列表为数众多,这一个个群便这样日渐膨胀起来。

读书群里常有奇人。一位自号“书虫老李”的,每日清晨必发一段读书笔记,雷打不动,文字极好,不似寻常摘抄,倒像是与书中人物对谈后的实录。我疑心他是某位隐退的教授,却从未求证。另有一位专爱侦探小说的女子,每逢读到巧妙处,必要在群里大呼小叫,群友们也热情配合她演出,一时间“凶手是谁”“动机为何”的讨论刷了个满屏。

最热闹的当属美食群。有位在云南开小吃店的群友,时常上传当地稀奇古怪的食材照片,配上简短的说明文字:“这是昨天山里采的鸡枞,炖汤极鲜”或

是“本地人叫它苦子果,生吃涩口,炒肉却香”。我看着那些陌生而鲜艳的食材,仿佛闻到了千里之外的烟火气。

徒步群周末常相约爬山涉水,有时在群里实时分享照片或视频。有位专拍云海的老陈,总能捕捉到群山间云雾缭绕的绝妙瞬间。我问他秘诀,他说:“不过是比旁人早起两小时罢了。”后来我才知道,他患有失眠症,那些美丽的云海照片,其实是老天对他的馈赠。

电影群里有个大学生,平日极少发言,但每次讨论经典电影时,他总能一语道破天机。有次众人为某部晦涩的艺术片争论不休,他忽然发来一段话:“导演不过是在拍自己的童年噩梦,诸位何必过度解读?”后来私下聊天才知,他父亲正是那位导演的大学同窗。

这些群聊像是一扇扇窗户,透过它们,我窥见了无数种生活的可能。忽然想起小时候收集彩色玻璃片做成的万花筒,对着阳光轻轻转动,每一秒都瞬间变幻出奇异的光彩。这些群聊何尝不是如此?它们让平凡的生活有了更多色彩,也让孤独的现代人找到了各自的角落。

我始终没有删除任何一个群。就让它们在那里,像一间间永不打烊的茶馆,等待有缘人推门而入。